



论赖声川《如梦之梦》角色中的人格分析与“超我”意识  
**A study of Personality Analysis and Superego Consciousness in the  
Characters of Stan Lai' s *Dream of a Dream***

**LIU, XIYU**

刘晰雨

20ALB00514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UGUST 2023

## 目次

宣誓 .....	iv
摘要 .....	v
致谢 .....	vi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 .....	1
第二节 研究背景 .....	2
第一节 前人研究回顾 .....	4
第四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	6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8
第二章 赖声川创作生平与《如梦之梦》的产生 .....	10
第一节 赖声川创作与本人的生平 .....	10
第二节 《如梦之梦》的诞生与结构框架 .....	11
第三节 小结 .....	13
第三章 《如梦之梦》五号病人妻子与江红：人格结构与女性俄狄浦斯情结 .....	14
第一节 五号病人妻子与江红：潜意识人格结构的展现 .....	14
第二节 五号病人的妻子：女性俄狄浦斯情结的展现 .....	17
第三节 小结 .....	19
第四章 《如梦之梦》角色中“超我”的人文理念 .....	21
第一节 医生严小梅与五号病人：潜意识“人文关怀”的体现 .....	21
第二节 顾香兰：梦中女性“独立”的象征意义 .....	24
第三节 江红：潜意识“家国情怀”的体现 .....	27
第四节 小结 .....	29


第五章 结语 .....	31
引用书目 .....	32

## 图目录

图 1 : 《如梦之梦》主要人物关系图.....	12
--------------------------	----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

姓名：刘晰雨 LIU, XIYU

学号：20ALB00514

日期：04/09/2023

论文题目：论赖声川《如梦之梦》的人格分析与“超我”意识

学生姓名：刘晰雨

指导老师：曾维龙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赖声川（1954-），台湾省著名剧作家。以其深刻的人物刻画和情感表达而闻名。他在话剧创作领域经验丰富，作品传达了情感、欲望以及人类内心世界的复杂性。2000年，赖声川创作的话剧《如梦之梦》一经推出就受到了颇多关注，在将近8个小时的表演中，全剧以叙述故事的方式将梦境与现实互相转换，以五号病人与顾香兰讲述生命故事为主线，其中穿插他们各自人生旅途过程中所遇到的人物其自身的经历，阐释了生命中痛苦的来源皆出于执着。别出心裁的环形舞台布局将观众包围其中，开创了环形剧的先河。

《如梦之梦》的上映，是赖声川对于人生命思考的一个更高层面，赖声川用独一无二的创作手法通过繁复而深刻的剧情，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让每一个人都能看到潜意识中真正的自我。论文以《如梦之梦》角色为主要论述对象，辅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分析角色的内心冲突，探究角色的象征意义，从而论证出从潜意识中发现真正的自己，放弃不必要的执念，努力活出自己想要的结果这一结论。

论文由绪论及正文三章构成。第一章介绍赖声川导演生平、《如梦之梦》创作背景，故事大纲以及阐释研究《如梦之梦》角色辅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原因，以此更加深入了解探讨角色内心世界和情感，深化对作品内涵的理解，激发读者对话剧和心理学关联的思考性。第二章对《如梦之梦》中具体角色的人格进行解析，探究角色的内心冲突，以此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角色的情感变化，增加对角色的共鸣和情感投入。第三章研究《如梦之梦》角色的象征，以此展现赖声川的哲学意蕴以及提高大众对于话剧的关注度，了解话剧的魅力，增加对话剧的兴趣。

【关键词】赖声川；《如梦之梦》；心理批评；“超我”意识；人格分析

## 致谢

难忘恩师，难忘挚友，三年的时光匆匆而逝。

感恩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李树枝博士，在 FYP1 时能够接纳我，能够包容我对于论文题材进行多次修改，并在我书写 FYP1 时对我的论文进行多次指导，并严格进行字字检阅，谢谢您。

感恩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曾维龙博士，在 FYP2 的重要时刻对我的论文进行细致的点评并给予我很多良好的建议，谢谢您。

感谢我的朋友——Connie。作为心理系的学姐，在我论文撰写期间，陪我挑灯夜读，帮我补习心理学知识，让我能够更好地运用知识理论完成我的论文，谢谢你。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给予我出国学习的机会，是他们在我想要放弃的时候给予我鼓励，他们永远是我最强硬的后盾。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对象

戏剧，“综合艺术的一种，由演员扮演角色，当众表演情节、显示情境的一种艺术。”<sup>1</sup>现代戏剧是一种新型剧种，主要以对话的形式向观众展现完整的故事情节；用模拟生活中的行为方式取代了原有循规蹈矩的“方程式”动作，更多展现当代故事。<sup>2</sup>《如梦之梦》作为赖声川导演从事戏剧创作行业二十多年来最大胆、最惊人的作品，可研究价值极高。

赖声川于1954年10月25日生于美国华盛顿市，1966年回到台湾；自80年代创作以来，迄今为止已经创作了40余部舞台剧。新加坡《联合早报》说赖声川的戏，“为世界华语剧场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悲喜剧经验”。<sup>3</sup>赖声川的创作生平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2010年代-至今。

现代戏剧《如梦之梦》是台湾戏剧家赖声川于2000年所创作品，2001年《如梦之梦》剧本出版于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这个时期的赖声川创作趋于成熟，内容变得丰富多样。《如梦之梦》的创作是对生命和死亡这一巨大问题的一次探索，这部作品凝聚了赖声川对生命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独特的创作艺术。角色人物的自问与自省的方式，是现代戏剧的一条新的演绎之路，同时也展现了赖声川对于人生的感悟，滋养着当代人的灵魂。话剧开篇讲述了“在一个故事里，有人做了一个梦；在那个梦里，有人说了个故事”<sup>4</sup>让观众无法辨别是梦境还是现实；剧作中角色的种种行为致使《如梦之梦》有了更深层的解析空间。

---

<sup>1</sup>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页5543。

<sup>2</sup> 马森，《戏剧：造梦的艺术》（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页17。

<sup>3</sup> <赖声川>，表演工作坊，浏览于2022年11月18日，  
[https://www.pwshop.com/about\\_us/%e8%b3%b4-%e8%81%b2-%e5%b7%9d-stan-lai/](https://www.pwshop.com/about_us/%e8%b3%b4-%e8%81%b2-%e5%b7%9d-stan-lai/)

<sup>4</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页40。



赖声川导演所成长的环境使他在剧本中人物塑造以及人物心理方面会比传统戏剧更加具有创造性思维。这部作品在舞台设计上首次采用环形舞台，打破了以往传统的舞台在前，观众在后的形式。整部剧更是像极了中国山水写意，虚实结合，有比拟有象征。但不同的人思考方式，内容以及角度都不相同，好似一千个观众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如梦之梦》的研究者多数会采用佛学解析角色行为，视角存在局限性。在剖析角色行为或角色内心世界当中，采用心理批评的方法进行解析，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为《如梦之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 第二节 研究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对精神病患者的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精神分析理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潜意识理论、人格结构理论与本能理论作为精神分析学的三大理论支柱。精神分析理论不断发展，不仅给心理学带来了全新的思考方式，而且对世界各国文学艺术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赖声川作为台湾省最著名的话剧导演之一，其所创作的《如梦之梦》以话剧艺术为载体，对人类抽象复杂的心灵世界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展现了人文主义情怀，拓展了作品的审美维度。

虽然赖声川的成就主要是在艺术创作的领域，而弗洛伊德的理论则是涉及心理学的科学理论，但两者之间的联系主要是在人类内心世界、情感体验和心理冲突等方面的形态。

弗洛伊德强调潜意识对个体的行为和情感的影响。在赖声川话剧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常见是他关注的重点，他通过深入探讨人物的内心冲突欲望和情感来表达角色的复杂性，这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关潜意识和无意识的探索有些相似之处。

不止于此，在弗洛伊德看来心理冲突是个体行为和情感核心，这种冲突可能来源于个体内部不同的欲望和需求。《如梦之梦》剧作内容涉及到角色内部的心

理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如何影响角色的成长和发展。而其中的角色在经历内心的冲突与矛盾之后，通过情节的发展找到解决之道，这与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冲突解决概念有关。

《如梦之梦》中角色行为都会受到“意识”的影响，在角色的行为背后也蕴含丰富的内涵。因此，作品中呈现的哲学意蕴，可以从精神分析学视角进行挖掘；对《如梦之梦》角色进行分析，有利于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更好地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同时让导演与观众之间产生对话与交流，理解导演在话剧作品中使用的视听语言并产生共鸣。

在话剧《如梦之梦》中，角色中的“超我”代表了内在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规范。这一概念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为剧中人文层面赋予了深刻涵义。它是人格结构中的一部分，由个体从父母和社会学习到的道德价值观所构成。在剧中，角色的冲突和情感关系部分反映了内在冲突的存在，本质上是“超我”与其他心理部分之间的争论和冲突。

这种“超我”的人文理念在剧中呈现出层次的象征意义。它不仅仅是角色内心斗争的反思，也是对社会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的探讨。江红在剧中的冲突与选择，凸显影响了其内在的道德斗争，也突显了她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象征意义不仅体现了江红自身所维护的内心世界，还体现了社会和文化对其行为的影响。

因此，剧中“超我”的人文理念不仅是内心角色情感的体现，更是对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观以及个体内心冲突的探讨。通过角色冲突与选择，引导观众思考人类行为的复杂性深入的探讨使得剧中人文理念在内心与外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形成了精彩的呼应。

因而，采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赖声川在《如梦之梦》中的人物创作和情感表达上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启示。故，本研究将会辅以弗洛伊德精神理论对《如梦之梦》角色及其象征意义进行研究。

### 第三节 前人研究回顾

有关《如梦之梦》共找到文献二十八篇。其中与笔者今日所研究内容相关文献共计五篇；其次，关于弗洛伊德理论文献三十五篇，其中有三篇研究文献涉及本文所研究内容。

孙艺珍的《空间·生命——浅析赖声川《如梦之梦》的两种力量》。这份期刊先是讲解舞台设计，合理运用空间布局，创新空间方式；其次，讲解生命，使舞台和剧本相结合；最后作者总结了人生如梦，每个人的人生都好似一场梦，而诉说梦中故事的人最后也会成为他人口中的故事。<sup>5</sup>

牛蕾得出的结论与孙艺珍相同；不同的是牛蕾在《《如梦之梦》艺术特征解析》中提到了意象，结构，时空这几个层面，最后部分加入了作者的个人建议。剧本内容采用套层结构，简单讲述故事串联方式；在讲述时空关系，提到回忆与现实的交织。最后便是意象，戏剧与生活，像一面镜子；人生如戏，戏即人生。庄如梦参透生命奥秘，浮生如梦，如梦之梦。<sup>6</sup>

雷思雨的《试由《如梦之梦》人之时间体验阐释现代性》。以文化研究中关于时间的现代性理论为主、其他现代性理论为旁支，再结合学者观看《如梦之梦》的体验，探讨人的时间体验来阐释现代性。再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出发，结合文化研究的现代性时间理论，逐渐接近现代性之本来面貌。江红在循环煎蛋的过程中恰如不断此消彼长的过去、现在、将来的置换形态，而现在置于其中永恒同一。

7

吴维妮所写硕士论文《论赖声川剧本的哲学意蕴》，虽并没有专门去解析《如梦之梦》，但学者在撰写每一章节时，都会用到《如梦之梦》作为论据。总结概括而言，学者在讲解剧本所体现的哲学内涵时，和学者雷思雨都提到了，江红煎蛋这段情节；不同的是，学者吴维妮认为这代表的是江红无法走出过往的阴霾，

---

<sup>5</sup> 孙艺珍，〈空间·生命——浅析赖声川《如梦之梦》的两种力量〉，《东方艺术》2020年第6期，页106。

<sup>6</sup> 牛蕾，〈《如梦之梦》艺术特征解析〉，《戏剧之家》2017年第12期，页10。

<sup>7</sup> 雷思雨，〈试由《如梦之梦》人之时间体验阐释现代性〉，《鸭绿江（下月半）》2020年第6期，页57。

无法摆脱因朋友死亡而带来的痛苦；这种状态下的江红的存在是被动的和被支配的，江红自身的主体性完全沦为被动的参与。<sup>8</sup>其次，学者提到了“孤独”这一观点，是其他学者所没有分析的环节。最后，她总结《如梦之梦》是一段自我发现与自我探索的旅程，它是由幻想和现实重叠交错而成。角色通过对自身的反省，体会到人生是一场梦想，个人唯有在生存的历程中，“向死而生”，方能体会到人生的真谛与真理，从而拓展个人生活的空间。

梁燕丽《看见自己——试析赖声川的《如梦之梦》》，用佛教当中的“内观”解析《如梦之梦》中潜意识的存在。在结语时，学者提到《如梦之梦》注重对“真实”、“意识”和“潜意识”的探索，打破了“真实”的幻想戏剧界限。<sup>9</sup>期刊虽然很好地解析了每一位主要人物是怎样一步步看清自己，看清自己身心的真相；但在论述过程中依旧采用佛教理论贯穿全文，对于弗洛伊德“潜意识”的联系并不紧凑，缺乏“潜意识”的运用。

吴汝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佛教唯识学的比较研究——以潜意识和阿赖耶识为中心》。这篇文章虽然并没有与《如梦之梦》相结合进而分析但却很好地分析了何谓潜意识以及“自我”“本我”“超我”，在人格架构中，弗洛伊德提出了自我、本我及超我三个理论，但它们之间的界限却很模糊，往往是交汇和重叠。自我很脆弱，尤其是和本我比较起来。在本我看来，自我好比它的随从，既要完成它的指令，又要完成它的请求。但因许多情况下，“自我”和“超我”都处在潜意识之中，这是因为“自我”和“超我”与“本我”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sup>10</sup>这些理论的阐释对于笔者使用相同方法去剖析剧本中角色的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撑。

孙淑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的人学意蕴》。她的论文主要在研究人学，人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尽管弗洛伊德没有专门的人学著作，但是从他不平凡的坎坷一生以及他留下来的大量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始

---

<sup>8</sup> 吴维妮，《论赖声川剧本的哲学意蕴》（陕西：陕西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页13。

<sup>9</sup> 梁燕丽，〈看见自己——试析赖声川的《如梦之梦》〉，《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页191。

<sup>10</sup> 吴汝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佛教唯识学的比较研究——以潜意识和阿赖耶识为中心〉，《正观》2013年第66期，页124。

终是深切的关注着“人”的问题。<sup>11</sup>她的论文几乎囊括弗洛伊德所有理论，无论是潜意识还是人格架构亦或是笔者所要谈论到的“性欲”，是一份很好地参考说明文献。

赵冬梅《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在她的文章中首先解释了心理创伤的由来以及创伤的外部表现；接着介绍了弗洛伊德对于创伤的理解。心理创伤受到的伤害会使个人采取隔离的方法，以抑制或忘记由创伤造成的疼痛。对那些曾经遭受过无法承受的痛苦的人来说，他们的精神上的自我保护使他们能够在外面的生命中生存下去。虽然外部的伤痛已经过去，而且这种创伤的效果看起来已经被“遗忘”了，但是个人的精神上的创伤仍然会持续地对内部的世界造成冲击。<sup>12</sup>弗洛伊德所关注的是在遭受创伤性事件后受伤者自身所受到的精神或心理创伤，而并不是而并不是创伤事件本身。

综上所述，相关学者们的研究与分析都较为集中从《如梦之梦》各角色文本层面分析，来解读话剧的深层内涵，为笔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资料，奠定了理论基础。学者们的观点虽各有侧重，但总体而言，目前还并未出现都对于系统而全面的文章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视角，对《如梦之梦》进行深入研究的内容。仅有的几篇涉及到精神分析学内容的文章也都浅尝即止，仅停留在单个作品的人物分析上，未能深入。因此，论文将会尝试使用弗洛伊德理论对《如梦之梦》中的角色进行相关内容地阐释。

#### 第四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毫无征兆；最先出现的城市是武汉，一夜之间武汉被封，整个城市宛如一座死城。无数医护人员奔赴武汉，救治患者。因此，2021年“致敬英雄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如梦之梦》武汉公益专场演出暨

---

<sup>11</sup> 孙淑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的人学意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页1。

<sup>12</sup> 赵冬梅，〈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页96。

九周年演出行动公布”发布会在武汉举办。通过这场演出，笔者了解到了《如梦之梦》这部戏剧，从而开始去了解《如梦之梦》最初剧本内容。

其一，相对于其它现当代戏剧的内容而言，赖声川戏剧的戏剧创作更具有对生死的人生感悟。他的戏剧以一种平静的心态来审视人生的消亡，探索个人的荒谬、无常、自由等问题，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精神，从而传达出更加深层的生活的本质。由于赖声川所接受的是中西方文化的熏陶，拥有了国际性视野与开放的眼光，因此也奠定了他的剧本内容兼容东西方文化精髓。赖声川的戏剧作品不仅带给观众良好的娱乐性引导观众产生对戏剧兴趣的同时其作品也富含哲理性，给人留下思考余地，可以说是同时兼顾了娱乐性与哲理性的双重体验。《如梦之梦》的内容不乏对死亡的感悟，人性的考量以人类的意识。因此，本篇论文会结合赖声川的生平经历以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相关资料，对《如梦之梦》作一个较为详尽的分析；通过对其剧作所呈现的丰富多彩的、多样化的戏剧内容进行剖析，对其所呈现的美学价值进行更为理性的解读和定位，其目的是可以让笔者对赖声川导演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也可以体会到赖声川的剧作所蕴含的哲思。

其二，弗洛伊德的理论在学术界虽然存在诸多争议，但是直到今天，他的理论对社会文明与个人的影响也是具有很强的影响性。在《如梦之梦》的研究上极大多数学者都会与佛教理论相关联，大部分学者都会将故事人物或故事情节看作是佛教中“轮回”的体现；或将人物按照特定阶段进行解析。缺乏从根本原因剖析造成人物性格或事件发生的原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人学思想是以科学的精神为指导，从人的生物机体和心理机制出发，把潜意识作为人的基本精神现实，以此来探讨人类心理活动和高级精神活动的全部奥秘，去解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数行为和动机背后的深刻原因。<sup>13</sup>《如梦之梦》虽以“梦”的形式来讲述故事，但归根结底也是角色的一些行为引人深思，所以将弗洛伊德理论与之结合会有不一样的内涵解析。

最后，在学术界对于小说及诗歌研究者众多，反而对于戏剧研究较为稀少。戏剧的地位受到了强烈冲击，戏剧的关注度逐渐减少，变得岌岌可危；这与戏曲自身局限于固有的思想、缺少创造性等方面的缺陷有关。赖声川在他的工作中，

---

<sup>13</sup> 孙淑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的人学意蕴》，页1。

肩负着一名戏剧创作者应有的责任与使命，他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自我的反省和调整，在他的创作观念和戏剧价值观方面，为中国话剧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据此，笔者想要通过自身对于《如梦之梦》话剧的研究，向读者传达话剧也能向小说一样，包含丰富且深刻的内涵，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种艺术文化。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希望进一步展开更多关于《如梦之梦》的讨论与探索或在前人无所涉及的领域开展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所以本文的研究重点从以下方面进行研究：

- 一，研究《如梦之梦》角色的人格特征；
- 二，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研究以填补《如梦之梦》研究的空白之处。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本篇论文，笔者将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研究：

首先，文献研究法。在对赖声川《如梦之梦》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使用文献分析法时，文献的范围既包括赖声川与弗洛伊德各自的生活经历、思想观念、丰硕成果，还包括将《如梦之梦》与精神分析联系起来加以研究的资料。

其次，文本细读法。先需曾说“细读法”是为了要抓住词句中的言外之意、暗示和联想等。<sup>14</sup>“剧本是叙事文学的一种，它通过描绘角色形象来反射时代现实。”<sup>15</sup>《如梦之梦》虽然是一个虚幻的故事但故事的创作离不开赖声川本身风格。因此，通过细读法可以分析剧本人物的性格、思想、生活环境等体会赖声川的创作风格，其次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有效的解析人物的内心以及一些事物背后的隐喻。本研究的目的是以心理批评方法去剖析《如梦之梦》中角色人格及角色的象征意义。据此，“文本细读法”适合于本次研究。

---

<sup>14</sup> 王先需主编，《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154。

<sup>15</sup> 转引自王琬，《文本细读法在高中戏剧阅读教学中的应用探究》，页29。

最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想要使用精神分析法那么所要知道的基本前提就是将心理活动划分成意识和潜意识。压抑是潜意识的原型。虽然潜意识并不和被压抑的东西相一致，但一切被压抑的东西都是潜意识这也是真实的。<sup>16</sup>在精神分析法中，弗洛伊德把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这就是人格结构理论。<sup>17</sup>同时，自我的一部分同样也是潜意识的。虽然我们无法察觉潜意识的存在，但它却是最直接影响人类体验意识的一种方式：人类怎样看待自己和他人，怎样看待生活中的意义等等。《如梦之梦》剧中的人物无论是江红还是五号病人妻子又或是其他人物，都是因为自身所经历的事情并不是幸福与快乐的，因此产生了逃避心理，不愿直面问题。采用“精神分析”理论能够很好地将角色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剖析，从而体会到哲思。

---

<sup>16</sup> 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页 1-402。

<sup>17</sup> 安东尼·斯托尔著、尹莉译，《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页 167-305。



## 第二章 赖声川创作生平与《如梦之梦》的产生

### 第一节 赖声川创作与本人的生平

赖声川，祖籍江西赣州市会昌县，于1954年10月25日在美国华盛顿出生。赖声川虽然出生于美国，早期也是接受美国教育，但其父亲赖家球是一名外交官。赖家从清末到民国都是书香门第，因此赖声川从小就深受父辈一代的文化熏陶。赖声川作为一个外交子弟，十二岁才回到台湾。十二岁之前他所接受的是美国教育。赖声川家庭原本计划在三年后回到美国，但1968年年底，赖声川父亲旧病复发，没过多久便去世了。

赖声川在台湾时碰到了他的妻子丁乃竺，当时的丁乃竺在艾迪亚打工，赖声川在那里弹吉他，演奏后经朋友的介绍两人相互认识并在艾迪亚进行了愉快的聊天，后来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并从朋友发展到了夫妻关系。在妻子的影响之下，赖声川也成为了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佛教信仰理念为他的剧本创作提供了不可磨灭的支持及影响力，他的作品几乎都会有佛教的隐喻在其中。赖声川的兴趣很广，但在他看来唯有戏剧能够满足他的所有兴趣。因此，他和妻子一起去美国读书，选择了伯克利大学戏剧艺术研究所读戏剧艺术专业。

赖声川的创作生平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2010年代-至今。

1980年代-1990年代，是赖声川创作的初期阶段，此时他的刚刚涉足话剧界，尝试创作话剧和舞台剧。这是时段的他凭借话剧《暗恋桃花源》获得了1988年台湾文学大奖，提升了自己在话剧创作领域的名声与地位。

2000年代-2010年代，是赖声川创作的突破性阶段，2000年《如梦之梦》一经问世便受到了社会大众的高度关注，是二十一世纪初戏剧舞台上最引人注目，最受期待的一部剧作，也是赖声川创作二十几年来最大胆的突破，同时也是最令人震惊的一部剧作。用长达8小时的舞台剧，演绎了一出生命长河的史诗。进一步巩固了赖声川在戏剧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2010年代-至今，是赖声川创作的成熟阶段，这时期的原创作品涵盖了各种主题和风格。他的作品更加深入探讨了社会、文化和人性等复杂议题，使他的创作更富有深度和意义。

## 第二节《如梦之梦》的诞生与结构框架

1990年6月，当赖声川参加罗马展览宫（Palazzo dei Esposizioni）的画展时，他发现了杨·布鲁格尔的一副画作，这副画中画的是画，画中画的概念，让赖声川在心里产生了将其转换为一部故事的念头。他的心中记下来一个很长的作品名字“在一个故事中，有人做了一个梦；在那梦中，有人说了一个小故事”。<sup>18</sup>

1999年9月，赖声川携太太丁乃竺以及大女儿梵耘到法国诺曼底游玩。他们宿于一座城堡中。而这座城堡是属于一位法国驻意大利外交官的，城堡内还陈列着他的画像。也许因为他作为一个创作家的本能，赖声川开始展开了他的想象：“假设这个人法国驻中国的大使，那会是怎么样的呢？”“如果这位大使爱上了一位中国女士，并把她带回法国，当这位中国女士站在那里看着落日，她会产生怎样的感受？”“如果有机会采访她，她会讲述怎样的故事？”赖声川甚至可以想象到在年轻时，这位女士穿着象征东方的旗袍；她年事已高，就坐在角落接受他的采访，诉说着自己丰富的一生。<sup>19</sup>

1999年10月，伦敦发生了两辆火车相撞事件，出于对女儿安全的忧虑，赖声川对该事故进行了关注。数周后，《国际先锋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刊登了一份有关此事件的死亡人数修正的报道。这一修正导致死亡人数减少，原因是一些在车祸中幸存的人未及时与家人联系，而是选择购买机票前往他国。通过这个奇怪的消息，赖声川思考可能有些人感到幸运，因为他们逃过一劫，可以借此机会彻底脱身。“我已经死了！一旦离开，一切都将重置，一切将被擦除”。<sup>20</sup>

---

<sup>18</sup> 赖声川，《赖声川的创意学》（台北：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2006），页60。

<sup>19</sup> 赖声川，《赖声川的创意学》，页62。

<sup>20</sup> 赖声川，《赖声川的创意学》，页64。

1999年11月，赖声川前往印度的菩提伽耶旅行。旅途遥远，他开始阅读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尽管他已经反复阅读这本书很多次，但当他再次翻阅时，发现书中有一段完全陌生的故事情节。这段故事讲述了一位年轻医生在上班的第一天就遇到了患者的死亡。这一刻，她深深地感到了自己的无力，因为她在学校接受的培训并不能给她应对这种场景的能力。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实用的解决方案，即通过进行“自他交换”，即在话剧中倾听患者述说自己的故事。在读到这页时，过去毫不相关的事件瞬间被联系在一起。第二天，当坐在舍利塔附近赖声川开始把自己的构想写在纸上时，舍利塔周围聚集了许多信徒，他们有的在修行，有的在绕塔行走；旧的离开，新的加入。他们的行为给予了赖声川一个新的灵感，他开始思考如何将观众视为神圣的塔，让故事和演员围绕观众展开，期望将剧场还原为一个更为灵性的场所。他把脑子里组合出来的一切人物、剧情、架构，从心中「倒」在纸上。等回家后，纸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输入电脑，变成了一份长达29页的大纲。后来，这份大纲成了长达8个小时的《如梦之梦》。

现代戏剧《如梦之梦》主要讲述了一位病人，即五号病人，在经历妻子莫名消失且身患医学无法诊断的病症后，开始周游世界。在去到法国时遇到了中国姑娘“江红”，与其产生情愫。随后为了解开自身谜题，根据吉普赛人指引去到诺曼底城堡。在城堡中了解到城堡过去的女主人“顾香兰”。为了弄清谜题，五号病人独自去寻找顾香兰。在遇到顾香兰后，听她诉说了自身往事，五号病人幡然醒悟，返回法国想要寻找“江红”，但她早已离开。此后五号病人回到城堡参加“千年仪式”；仪式过后他回到了台湾，病情恶化的他无奈住进医院，随后故事终结，五号病人的生命也终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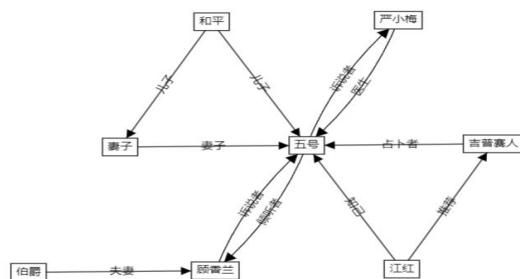


图 1: 《如梦之梦》主要人物关系图

### 第三节 小结

赖声川是中国现代戏剧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剧作者，他以一种对现实的敏感和独到的眼光，选择了其中一些带有深度和思考的文化蕴涵进行剧本创作。在创作《暗恋桃花源》和《宝岛一村》之后，《如梦之梦》的问世，也是对人的生命的一次反省。死亡，是一个人必须要面临的问题，但即使身处科技如此发达的现代，也不能完全消除当人们直面死亡时心中的恐惧，关怀与安慰都做不到。

更为关键的是，由生与死的主题所衍生出的人生价值观与情感观，让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心结，让微小的生命个体在痛苦中挣扎与遥远的迷茫。<sup>21</sup>《如梦之梦》的剧情架构，就象是一段逆向的生活旅程，整部剧作以五号病人的生活为主线，采用倒叙的方式将时光从二十世纪末倒流至二十世纪初期，空间由由亚洲穿越到欧洲。在讲述故事的这个过程中，五号患者渐渐化解了自己面临死亡的恐惧，同时也得到了安慰和放松。这样巧妙的戏剧结构，使得整部小说游走在梦境与现实、真实与虚幻之间，在情节的拼贴中，以生活的关怀和生活的价值为主线，展现了不同的人物和他们的价值观。为《如梦之梦》的故事内容增砖添瓦，丰富了作品内涵。

---

<sup>21</sup> 赖声川，《赖声川的创意学》，第 146—147 页。

### 第三章 《如梦之梦》五号病人妻子与江红：人格结构与性本能的展现

#### 第一节 五号病人妻子与江红：潜意识人格结构的展现

五号病人与妻子的相遇是次偶然，五号病人因工作烦恼去影院散心，妻子也和她当时的伴侣在影院准备看电影，结果妻子和她的伴侣因停车问题而争吵，导致二人分手。妻子看到了独自一人的五号病人，便邀约他一起看电影，过后两人共进晚餐，在晚餐时，妻子讲述了自己是单亲家庭，两人相聊甚欢。从这天开始，他们在一起了。直到他们的孩子因病去世，妻子深受打击，想要离开五号病人，并告诉他当初她的伴侣其实是一名女性。经过痛苦的挣扎，妻子还是选择离开，去追求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

五号病人的妻子在内心深处其实所需要的伴侣依旧是女性，虽然她与五号病人结婚生子，看似她可以接受了“正常”的恋爱关系，但其实她潜意识中对于同性的喜欢只是被压抑在了内心而已；孩子的死亡正是她释放自己内心的导火索；孩子的死亡使她无法在忍受这段婚姻，尽管她很想去维持，维护与五号病人的这段婚姻但她内心真实情感随着孩子的死亡被释放：“我努力抓回一些感觉，毕竟他是我儿子的爸。但是，我儿子死了……”<sup>22</sup>当她的观念被击碎，她的精神变得脆弱，她无法说服自己和眼前的五号病人生活在一起，她内心对同性感情的向往已经爆发，在她内心深处依旧爱她的前女友这一情感被释放，她要抛弃五号病人，所以她觉得对不起五号病人，觉得是自己害了他，她也曾努力想要克服，想要用他们曾经有一个儿子来让自己担起作为妻子的责任，但是“我儿子死了”，没有什么能够再克制住她，可是她内心的道德枷锁还是让她下决心：

我努力抓回一些感觉，我们彼此承诺要多花时间在一起，多沟通。有一天，我们约好去看电影。我们已经好久没有一起去看电影了。进到买票的队伍时，我

---

<sup>22</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103。

突然发现，那就是当初我们相遇的地方！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在一场大梦中，我好想醒来，好想醒来……<sup>23</sup>

妻子发现他们重新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就好像自己和五号在一起的这段男女生活是她人生的一段插曲，既然回到了这里，那么就是时候结束这段奇妙的插曲去继续过适合自己的同性恋生活了。因此她选择了逃避，消失在了五号病人的生活之中，独留五号病人自己在苦苦寻找她：

“【对摊贩】老板，刚刚跟你买「烧番麦」的小姐呢？她刚刚才过来跟你买两只「烧番麦」”<sup>24</sup>

“【对其中一位行人】……对不起，请问有没有看到我太太？”<sup>25</sup>

而在五号病人与其妻子这段关系之中，妻子在孩子死亡后，想要离开五号病人，继续去过同性恋的生活。但内心的“超我”即作为妻子的愧疚感与责任感企图说服她继续和五号病人生活在一起；当他们开始故地重游，想要找回当初在一起时的感觉时，妻子发现“超我”根本说服不了她内心想要重新过回同性恋生活的想法，重新选择女性作为伴侣的意愿已经重新占据了妻子的内心。因此最终“本我”战胜了“超我”，妻子选择了离开。

当妻子走后，五号病人在四处寻找她无果后又被诊断出得了一种医学界无法解释的绝症。因此他决定在有限的生命中进行旅行，尽量在生命的最后时段感受世界的一切。当他去到法国时，在一家餐厅碰到了打工的江红。江红作为五号病人在巴黎遇到的中国人，是因其自身遭遇而不得不逃亡国外的女孩。江红参与了“天安门”事件而流亡海外。对她而言那是一段痛苦且黑暗的时刻，她能做的唯有逃避。因此

---

<sup>23</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 103。

<sup>24</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 104。

<sup>25</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 104。

她在巴黎时拒绝与五号病人进行中文交流，甚至她会反感她在巴黎所看到的任何一个中国人。

“服务生是东方人。「她是中国人」，我对自己说，因为我怎么看都是....”<sup>26</sup>

“你不是中国人吗？”[江红装作听不懂]<sup>27</sup>

“「咖啡」。我听懂了。起码听懂了一个字。你刚刚说什么我都听不懂。【比手画脚】我肚子饿”<sup>28</sup>

“【装作不懂，法文】什么？”<sup>29</sup>

这里是五号病人与江红的第一次见面，很显然江红因为内心的逃避战胜了她直面同胞的勇气，因此她只能通过装作听不懂中文用法语对话，以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在弗洛伊德看来：“我们整个内心活动仿佛都是在下定决心去追寻快乐而逃避苦难，并自然而然地受到唯乐主义地支配。”<sup>30</sup>而此时本我的基本需求——逃避则占据了主导地位。

到后来，江红再次与五号病人相遇，五号病人看到了她手上拿的琼瑶以及耳机里听的王菲歌曲。虽然被看到，她脱口而出的依旧是法文：“【法文】对不起，我只会说……”<sup>31</sup>

因此本可以继续装作不懂中文的她在经过内心的挣扎与选择，即“本我”和“超我”的斗争后，最终她开口讲出了中文，

---

<sup>26</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 120。

<sup>27</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 121。

<sup>28</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 121。

<sup>29</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 121。

<sup>30</sup> 陈兰萍，〈试论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与和谐人格〉，《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 年第 6 期，页 116。

<sup>31</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 124。

“【江红发现自己手上的书。停顿。】”<sup>32</sup>

“【中文】我想……我必须跟你解释。”<sup>33</sup>

也许是江红感受到了五号病人对她并没有恶意，促使她愿意开口讲回自己的母语——中文，减少了她内心看见同胞就逃避的想法。因为经历了天安门事件的她选择了逃避。如若她没有经历过天安门事件，也许她就不会出国。而身处异国的她遇到五号病人之后内心始终在逃避与直面之间徘徊。她先是在本我的控制下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而选择了逃避，又因自我的现实约束与本我发生冲突而煎熬，后在占据主导的超我的选择下讲中文。环境因素与她自身三种人格的不断冲突导致了其逃避的性格，而只有达到本我、自我、超我的平衡，才能拥有健康的人格。

## 第二节 五号病人的妻子：女性俄狄浦斯情结

作为五号病人的妻子虽然只出现在剧本开头但却是引出后续发展的关键人物。如果没有她，五号病人也许就不会环游世界，也许并不会发现自己得了无法治愈的“绝症”。在剧本中，妻子从出生至成人从未见过她的父亲，她的母亲肩负着两种角色照顾着她，所以她依赖的唯有她的母亲也就是女性这一角色，男女关系是恶性关系的这种思想是她的母亲从小给她灌输的思想，她对男性这一形象是抗拒的；她对父亲这一角色在内心中是恐惧的，因此这就导致她长大后性取向发生了扭曲。德国心理学家凯伦·霍妮认同并拓展了弗洛伊德所注重的早期儿童所接受地思想与观念。他强调儿童时期地经历对人格形成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早期家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sup>34</sup>在她看来，儿童的成长环境应是充满爱与关怀的，他们会依赖自己的父母，需要父母的关爱与呵护。因此，父母是否会给予孩子发自内心的关爱与关怀，孩子的心理发展状况以及他们的成长状态会受到父母这一行为的直接影响。妻

<sup>32</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124。

<sup>33</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124。

<sup>34</sup> 刘启珍，〈试论霍妮对弗洛伊德的继承与批判〉，《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页104。



子的母亲因痛恨她的丈夫，从小给予妻子便是错误的思想，这就导致了她的恋爱观的转变。当妻子与五号病人聊天时，或出于道德的观念，妻子开始向五号病人敞开心扉，试图接受五号病人：

“有一个梦一直在我生命中重复出现，每次出现的时候好像有什么重大的转变要发生。第一次做这个梦，我十六岁，正要离家去上高中，我妈妈把我拉到一边，说出她所知道的唯一一点点，关于我父亲。看电影的那天晚上又做了一次。那天之前，我一直在一个长期彼此虐待的恶性关系中翻滚。”<sup>35</sup>

“这是很怪的一场梦，不知道为什么，我得了一种怪病，是一种绝症，是我最大的敌人给我的……”<sup>36</sup>

“你记得我们认识的那一天，你还记得那只猪吗？”<sup>37</sup>

“他是女的”<sup>38</sup>

直到最后如果她和五号病人的孩子没有因病去世，那么或许他们这一辈子将是圆满的；但正是由于孩子的去世导致她内心真实的情感被释放，真实的情感无法再被压抑，她无法再自我欺骗。

正是妻子原生家庭的不美满以及母亲思想的灌输导致她对于男性作为另一半有了一定的抵触情绪“长期彼此虐待的恶性关系”，这就是妻子对男女关系的最直接定义，这来自于她从小所处的家庭环境的原因，她在单亲家庭长大，她告诉五号自己从小就没有见过爸爸，关于她爸爸的一切都是通过她妈妈告诉她的，因此对于父亲的信息只能是母亲所讲述的，她没有办法去验证也就会对女性非常的依赖。这也是她成为同性恋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当五号病人出现在她的面前时，她的观念被一点点地在打破，五号病人一定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男人，他能够走到妻子的心里：

---

<sup>35</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 93。

<sup>36</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 93。

<sup>37</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 102。

<sup>38</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 102。

“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一起，然后我们结婚了。我想我们的生活就跟很多都市夫妻一样，有高潮，有低潮，但那一切在儿子诞生那一天改变了。”<sup>39</sup>

从当五号病人开始讲述失去孩子后他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和普通的情侣、夫妻没有区别，或许是因为妻子是双性恋，可以接受女人也可以接受男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五号病人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一定改变了她本来的生活面貌，打破了她本来抱有的、母亲留给她的关于男女恶性关系的刻板思维，或许是因为生活的平淡，使得这种被打破的思维漏洞并没有立即暴露出来，直到紧接着发生在这对夫妻身上的事。

如若妻子的家庭是幸福美满的，或者妻子的母亲并没有给妻子灌输对于父亲角色一些不好的思想；那么妻子在未来可能不会成为“双性恋”人，妻子对于男性这一性别可能就不会排斥。因此，原生家庭对于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家长对于孩子思想的传递是影响非常深远的。可能在幼童时期这些影响所产生的后果并不会表现出来，都被意识所压制，都埋藏在潜意识当中；但一个人性格或者人格的形成都会受其影响，成人之后这些影响就会显现。

### 第三节 小结

五号病人妻子和江红的人物行为皆表现了人对于一切痛苦事件进行本能的，下意识的逃避。他们的行为和情感，尤其是有关内心冲突、情感驱动以及早期经历的事件和行为对于自身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江红在与五号病人相遇期间所产生的对话中呈现出自我与本我的对抗以及超我的影响，江红的矛盾冲突点在于是否要与五号病人讲中文；她自身因为“天安门”事件及在此事件中痛失爱人，心灵遭受创伤，在巴黎选择了“隐士”的生活来封闭自我，沉浸于无尽的痛苦之中，对于与中国一切相关的事物或人都有排斥与抵抗心理。在她遇到五号病人之后，她敞开心扉，陪他找寻秘密，她的生命重新拥有了新的转机。她不在执着于过去的伤痛，她开始正视现实，因此她得到了解脱。

---

<sup>39</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 97。

反观五号病人妻子却陷入痛苦之中无法解脱。五号患者的妻子角色的情感和吸引力表现出不同的情感，她是位双性恋者。这种情感与她童年时期的亲子关系有关。她是一名中法混血儿，法国父亲在她刚出生就溜走了，这成为她的心理创伤，导致长大后的她性取向做出了改变。后来在她与五号的婚姻也遇到问题时，她同样选择了不告而别。对照五号妻子的梦与现实行为，可以看到，她的痛苦来源于不敢正视痛苦现实，只是一味地逃避，所以她永远陷入到痛苦之中无法解脱。

他们的情感行为、以及多元之间内心世界和心理冲突方面的互动揭示了深刻的角色。这样的表演使得观众能深入思考人类情感、欲望和内心的复杂性，借此进一步丰富了话剧的情感深度和意义。

## 第四章 《如梦之梦》角色中“超我”的人文理念

### 第一节 医生严小梅与五号病人：潜意识“人文关怀”的体现

严小梅作为刚从医学院毕业的菜鸟医生，在医学院所学习到的理论或知识以及实践内容都是教授学生如何去医治患者，并没有告诉他们如何去帮助濒临死亡的病人减轻他们的痛苦。刚进入医院工作的严小梅还没有真正见过“死亡”，因此当她进入医院工作就亲眼目睹4位病人的连续去世，当所学到的医术对于病人来讲是无用时，她的情绪开始崩溃；她惊恐的察觉，在学校她并没有学到如何去帮助临近死亡的病人减轻他们的痛苦，她只能站在一旁看着，无法对他们进行任何帮助，无法让他们感受到慰藉。她的内心并不是麻木的，并不像她的堂姐一样见过太多这样的事件；她内心的“善念”开始促使她想要找到帮助濒死的病人的方法，这种信念在支撑着她想要找寻方法让五号病人能够不再痛苦，能够解脱，即医生严小梅的潜意识中希望透过一种方式可以让病人减轻痛苦，而她也真的做到了。

严小梅的堂弟建议她采取“自他交换”以及“听病人讲述自己故事”的方式以此来帮助患者减轻他们的痛苦。“自他交换”，即运用自身的想象力，让自己每一次的吸气都好像是在吸收病人的病痛；当呼气的时候想象将自己的健康，幸福与快乐全部吐给患者，让患者吸收的是健康，快乐与幸福。“听病人讲述自己故事”，即，安静地坐在病人身旁聆听他们叙述自己的一生，如果他们愿意讲述自己的故事也是借此给他们整理自己一切的机会，可能会从中察觉出不一样的感悟。当严小梅成功引导即将死亡的五号病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从他自身的经历，走进其它人物的经历，进而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进他们的梦。于是这场直面生死的生命之旅，就此展开。生命与死亡的相互纠缠，共同形成了一场史诗般的旅途。

“我是说，除了医学之外，他们如何.....辅助濒临死亡的病人？”<sup>40</sup>

---

<sup>40</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65。

“像我们比较平凡的，大概有两种方法。”<sup>41</sup>

“第一种叫做「自他交换」。”<sup>42</sup>

“就是你面对一个濒临死亡的病人，然后你用你的脑子，运用你的想像力，想像当你每吸一口气好像在吸收他的所有病跟痛苦；吐气的时候，想像你在吐给你自己所有的健康、幸福和快乐。”<sup>43</sup>

“如果我做不到呢？”<sup>44</sup>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听他说故事。”<sup>45</sup>

“听他说故事？”<sup>46</sup>

“一个人在生命末期的处境是很独特的，如果能够让他有机会说自己的故事，然后妳在旁边安静的听，等于是给他一个机会无形中整理他一生的一切，可能会从中冒出他自己都想不到的智慧。”<sup>47</sup>

虽然故事的结尾，五号病人还是离世，但严小梅在他生前选择“自他交换”的这一举动，却让五号病人得到了解脱，让他能够敞开心扉、将过去的自己完全释放，痛苦得到解脱。

严小梅的内心之中一直保留着人类文明所拥有的人性关怀，对他人痛苦遭遇产生同情心理的可贵情感。更重要的是，她拥有着一种对问题的追问和思考的能力，而不是像身边的同行一样，对这种事情持有见怪不怪的态度，内心麻木不仁。因此，她能够从堂妹告诉她的两种佛法修行方式的实践中感受、学习到佛法对人类包括现代人生命困境的深切关怀。她实践了听濒死病人“讲故事”的方式：

---

<sup>41</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 65。

<sup>42</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 65。

<sup>43</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 65。

<sup>44</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 67。

<sup>45</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 67。

<sup>46</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 67。

<sup>47</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 67。

一个人在生命末期的处境是很独特的，如果能够让他有机会说自己的故事，然后你在旁边安静的听，等于是给他一个机会无形中整理他一生的一切，可能会从中冒出他自己都想不到的智慧<sup>48</sup>

因此，五号病人，还有顾香兰在面临死亡、回叙人生时，生发出智慧之光，在了悟生命的本质之后，能够正确理解生命中的苦境乐境问题，轻松面对死亡。她还实践了“自他交换”的方式，即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吸收病人的病痛，送出自己的健康和快乐。这一方式从因果观的层面上，无论是对当下生命还是更长的生命链条，都给人们真正解除痛苦、获得快乐指示了方向。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五号病人，包括他故事中的顾香兰，都在濒亡时生发出了智慧之光，明悟了生命的空幻本质，从而能够超越生命所经历的种种外境，最终放下了生命中的爱恨情仇，轻松坦然地面对死亡。

五号病人与严小梅医生的第一次碰面就是在病房之中，在他的病房里，一天之内有四位病人相继离世，当他以一种无所谓语气讲出：“她昨天一天之内就死了四个！一号、二号、三号、四号，我看这个星期之内还有五号呢！”<sup>49</sup>看似他已经看淡生死，接受命运的安排，但事实上，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接受过。他一直在挣扎，他内心的伤痛一直被压抑着，当医生问他，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他的太太时，他的伤痛回忆被勾起，他潜意识中无法接受太太离开的这种情感被释放，因此他向医生爆发出来：“抛弃我了。失踪了。死了！我可以一个人吗？[摸着痛处，爆发出来]我不舒服！你可以下班了”<sup>50</sup>他的一生充满痛苦，但他只会将这份痛苦埋藏于心。当医生提出倾听他的故事时，他的内心开始动摇，他封闭的内心开始渐渐打开，他潜意识中不肯向命运低头，不甘心被命运驱逐的精神开始复苏，他开始向严小梅讲述自己一生所经历的故事。

---

<sup>48</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 67。

<sup>49</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 72。

<sup>50</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 73。

而到最后五号故事讲完，他明白了：“这个世界，我们的身体，是我们自己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我们是自己的建筑师，盖了自己的房子。这次这个房子没有盖好，希望以后有机会盖得更好<sup>51</sup>”。压抑时潜意识的原型，他内心身处所被压抑着的情感与精神，在医生的帮助下得到释放与解脱。

最后，五号想用“自他交换”带走医生不要的东西，带走痛苦、给出快乐。“自他交换”的意义在于，基于佛法因果观，因为它是一种利他的行为，所以可以为人们消除恶缘恶果，缔结善缘善果。在《如梦之梦》中，五号病人借讲故事了悟生命空性本质，有助于减轻和消除他在精神、心理层面的痛苦，但这对身体的发烧病痛却无能为力，依然要经受折磨。这是因为，生命的本质虽然是空性的，但身体却是在因缘聚合作用下的实体存在，此前的善缘和恶缘会分别影响着实体存在状态的好坏。如果能够用诸如“自他交换”的利他行为来造善因，从因缘聚合上对症下药，就能消除生命包括身体上的种种痛苦。五号在智慧通明的临终时刻也真正明白了严小梅一直反复的“自他交换”的努力：“我懂了，现在一切是透明的，我看到了！你想吸走我的痛苦，给我你的快乐？”<sup>52</sup>

可见，严小梅的善行具有减轻他恶因的作用。而五号最终愿意通过实践“自他交换”向严小梅回馈，也为自己生命拥有美好未来的可能性打开了大门。

## 第二节 顾香兰：梦中女性“独立”的象征意义

顾香兰出生在上海，从小被“妈妈”带到妓院学习各种技艺，对于礼仪，身段等各方面都进行了细致的调教。而技艺的学习并不是为了“艺术”，只是更好地取悦“男性”。当亨利伯爵认真地求爱和求婚：“我不知道什么是爱了，我从小就没办法爱……（伯爵说什么都无效，无奈的站在窗边。）我不知道什么是真心，我没

---

<sup>51</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下》，页 391。

<sup>52</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下》，页 392。

办法对男人真心。”<sup>53</sup>

因环境的禁锢思想文化的荼毒导致顾香兰丧失了原本爱人的能力，她的真心早已消磨在了过去的时光里。卖弄“爱情”的女人，却没有自己真正的爱，这不仅体现了周遭环境对人性及心理所造成的扭曲影响以及传统文化中一种根深蒂固的糟粕文化。

在另一种文化中，顾香兰跟随着伯爵去到巴黎，在这里她的艺术才华得到充分展现，成为了巴黎浪漫的女画家。伯爵鼓励她从此以后可以尽情地享受生命和自由：“香兰，来到法国你就应该享受你自己的生命，我所能给你的就是属于你自己的自由。”<sup>54</sup>

但归根究底顾香兰的“自由”依旧是依靠男性所获得的，古堡成为了顾香兰新的牢笼。尤其是当顾香兰接触到法国的开放文化，她内心中追求“自由”的信念再也按压不住，语言虽然不同，但因她的美貌她依旧是男人所关注的焦点。当伯爵用“艺术”装扮她的灵魂、丰富她的精神世界时，她开始每日都沉浸在这种浪漫的自由状态之中。“艺术”从不是具有封闭性的，因此她愈发渴望接触外界的新鲜事物，被外界的诱惑所吸引。她既想要一直获得伯爵带给她物质上的生活，又对外面世界的“自由”充满向往，想要追求“自由”这就隐含了内在矛盾与分裂。于是在追求生命和自由的名义下，顾香兰终于“出笼”开始婚外情，对于她的本性而言又似乎是重新回到了风尘女子的世界里，顾香兰依然不会爱。

顾香兰坚持说她心里有光，可是那个光被锁在她心中，不出来：

有时候像是在一场梦里面……我在小巷子里玩，突然在巷口看到一个女人。好漂亮，远远地，站着看我……我看到了她的心里头，我看到了另一个她。小小的，更漂亮，好干净……然后在里面那个她的心里头，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她，

---

<sup>53</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下》，页 275。

<sup>54</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下》，页 297。



更漂亮，更干净。然后，在这个最里面的她的心里头，我看到了……是一个光。小小的，像一根蜡烛。可是看进去好大，好大的光，好强的光。我就想，那个光能放出来多漂亮。可是那个光被锁在她心中，出不来。我就想，我要想办法让那个光照出来。如果能出来，就好了。可是它好里面，怎么出来？<sup>55</sup>

顾香兰的这一场“梦”是她内心潜意识的写照。梦的产生也非偶然，而是由潜意识中被压抑已久的欲望所驱动。弗洛伊德提到过：“梦运作的基本面貌，皆在于把思想转化变形为幻觉的经验”。<sup>56</sup>顾香兰一生都想要追求自由，顾香兰的潜意识一直都在向往着向正常的女性一样可以结婚生子安稳度过自己的一生；或者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在这世间，而不是被困在“牢笼”般的娼妓园。在她心中所向往的自由也就等同于梦中她所看见的被这“牢笼”般的境地所笼罩的光，被“牢笼”般的环境所遮盖无法释放的光。因顾香兰从小接受的思想与教育便是如何讨好男人，如何取悦男人，如何向男人表达自己的“爱”；如果她不学习这些，那么便会遭受“妈妈”的毒打与虐待。即使她与伯爵去到了法国，远离了困住她半生的“牢笼”，看似获得了自由但却是掉入了另一个深渊。伯爵看似给她自由，但却也是像让顾香兰成为自己身边的“金丝雀”，将顾香兰困在身边。因此，她的光，她内心真正的自己依旧没有得到释放。

而顾香兰的“梦”其实是她内心深处所向往独立，平等的真实写照。通过顾香兰最后幡然醒悟的故事，《如梦之梦》的创作意图亦有所包含女性独立以及女性平等问题。笔者在前面提到，赖声川的父亲在他16岁时就去世了，原本只需要每日上半天班的母亲，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改上全天班。因为母亲的坚强，从不轻易表露内心的痛苦，遇到事情从不会退缩，赖声川觉得那段时间主要是因为母亲坚强的关系，在整个生活上虽然差距很大，可是兄弟俩没有觉得缺乏什么，还是能够把自己调整到正常的生活状态。多年以后兄弟俩回想这段日子，觉得当时的母亲真是

---

<sup>55</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下》，页221。

<sup>56</sup> 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里哲学》，页403。

太了不起了，她可以把这一切藏在心中，其次就是她可以冷静面对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办，她有这个能力让兄弟俩不太知道她在干什么、想什么，然后生活就这样衔接过来了，她很坚强！在赖声川的人生里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示范。

因此，虽然赖声川在创作顾香兰这一角色时，并没有采用直接描写的方式去证明女性独立这一问题；而是通过顾香兰的梦向读者在阐述女性可以独立，而这思想的来源就是赖声川母亲，赖声川母亲在女性独立这方面给予了赖声川一个很重要的示范。

顾香兰的内心其实是渴望独立，平等；而不是选择依靠男人，做一只“金丝雀”。但最后导致她这悲惨的一生皆因其受到的“压抑”。她所生活的环境不允许她将自己的自己释放，不允许她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她所能做的只有被迫接受。即使她跟随伯爵去了法国，有过短暂的自由但那也并非真正的自由，她的命运依旧掌握在他人手里，她的内心依旧被压抑着。

### 第三节 江红：潜意识“家国情怀”的体现

赖声川出生于美国，十二岁返回台湾，后来与妻子丁乃竺去美国留学，在那里他也有过几次旅行。他没有像父亲那样，背井离乡，漂泊他乡，而是最终回到了台湾。但作为台湾外省人<sup>57</sup>第二代的他曾经也会对身份认同产生迷茫，但父亲的话语使他顿悟。因此，赖声川在《如梦之梦》所表达的文化情怀，已经不像余光中所说的“家乡就像一条浅水”那样的浪迹天涯，他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念与眷恋。

江红虽然一心想要逃避与中国有关的人和事；即使她离开中国已经许多年了，但每当她清晨醒来之际，总是会恍惚，不确定自己到底身处中国还是法国：

---

<sup>57</sup> 外省人：在台湾，“外省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名词，这一概念自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一直被广泛使用，如今由于族群的交融，已很难划定其准确的所指范围，通常情况下，这些人都是从一九四五年台湾的统治权成功收回到一九五〇年这段时间里，大量涌入台湾的人，包括他们的家人，还有他们的后代。

我醒來，在床上頓了一下，確定我在哪裡。我經常會這樣，不知道自己在哪裡。如果窗戶在左邊，我想那是巴黎，如果窗戶在右邊，應該是北京，除非我半夜做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旋轉。那一天陽光從我左邊的窗戶射進來。沒有錯，這是巴黎，我那小小的公寓。來法國已經那麼多年了，但是有時候起床的那一剎那還是不太確定。<sup>58</sup>

江红醒来后对于身处何地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是对自己内心伤痛的一种反应，也是她潜意识中对于自己身份认同的一种坚定信念。通过江红的自己经历以及漂泊海外的故事，借此探讨国家认同问题，即台湾与大陆统一问题。而台湾就好像漂泊在外的江红，虽然她现在依旧仍未回归，依旧和中国尚未统一；但她内心身处的“根”依旧属于中国，她的本质文化是无法被抹除和更改的。

张文诚提到《如梦之梦》尝试重组中国文化的认同。<sup>59</sup>文化认同是中国的一个梦，如同赫尔(Stuart Hall)所言：“历史来来去去，人们来来去去，情况在变化，但在某个地方，我们所有人所属的文化在跳动。它为我们的身份提供了一种基础，一种我们可以回归的东西，一种坚实的、固定的、稳定的东西，我们可以围绕着它来组织我们的身份和归属感。”<sup>60</sup>一个人即便远离原乡，也不能抹杀他所拥有的那一份属于他自己的文化印记，这是一种属于他独有的归属感。

---

<sup>58</sup> 赖声川，《如梦之梦·上》，页 198。

<sup>59</sup> 转引自梁燕丽，《看得见自己——试述《赖声川的如梦之梦》》，页 191。

<sup>60</sup> 转引自梁燕丽，《看得见自己——试述《赖声川的如梦之梦》》，页 191。

#### 第四节 小结

赖声川说,《如梦之梦》"其实是要连结到一个更深的一个机制,或者更深的一种关怀,就是我这个人所在乎的一个关怀"。<sup>61</sup>潜意识中的"人文关怀"与"家国情怀"代表着严小梅与五号病人以及江红在情感和价值观念上的内在驱动力,它们都在不同层面上塑造了个体的行为和态度。

严小梅在面对五号病人的绝症时,自己的医术无法治愈他,所以她想要尽可能地在五号病人生前给予他关心与关怀。"自他交换"的方式不仅帮助五号病人获得了切实有效的临终关怀,也给予了他以及听故事的严小梅对于生命的深刻理解。生命痛苦的根源在于对外界因素的种种执着,只有勘破这些,才能够真正地从痛苦中解脱。

江红作为中国的女学生,因心灵创伤而漂泊异国他乡。虽然她去到了法国,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的深厚情感在内心却是无法割舍的,在法国生活的她早晨醒来,依旧会分不清她到底身处哪里,这是海外漂泊者的一个真实写照,话剧《如梦之梦》也展示了这一群体被边缘化的现实。<sup>62</sup>不同时期的江红揭示了一个群体共同的心理创伤,以及在文化认同上逐步适应的过程。<sup>63</sup>

梦境真实地反映出了个体内心身处所产生地欲望,它作为精神现象是具有加之地,并且确实能满足某种愿望。<sup>64</sup>顾香兰作为上海名妓跟随伯爵去到了法国,人身获得了自由,但内心灵魂依旧是被禁锢的。因此,在她的梦境中有一道永远被锁住的光,

---

<sup>61</sup> 钟欣志,王序平,简秀芬,〈《如梦之梦》和劇場創作-賴聲川\*訪談〉,《戲劇學刊》2005年第2期,頁301。

<sup>62</sup> 郭蓓,〈賴聲川話劇《如梦之梦》的戲劇創作新觀與文化語義〉,《四川戲劇》2019年第10期,頁139。

<sup>63</sup> 田本相,《中國話劇藝術通史》(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第198頁。

<sup>64</sup> 李治華,〈弗洛伊德《夢的解析》中的“夢”〉,《藝海》2023年第11期,頁207。

这道光是自由的象征。她无法挣脱枷锁,即使远离妓院嫁给了伯爵,她依旧不属于自己,这是极其可悲的。

## 第五章 结语

采用精神分析理论对赖声川导演的话剧《如梦之梦》中角色书写的剖析无疑是非常恰当的阐释;《如梦之梦》是对潜意识、生命以及人生的重新认识,从潜意识挖掘每个人生命价值的意义以及每个人内心中潜在的影响。

剧作中的每一位人物的性格都因其自身幼时或曾经所经历的事件的影响;如果五号病人妻子原本就生活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之中,或许她就不会对于"男性/两性关系"有所抵触,或许就不会成为"双性恋"者;如果顾香兰从小就没有被卖到妓院之中,而是像一个普通女性一样正常的结婚生子;或许她就不会不懂得什么是爱;或许也就不会遭遇伯爵的"背叛";如果江红没有经历天安门事件,像正常女大学生一样读书,或许她就不会被迫流亡海外。正是这些人物幼时或曾经的经历让他们的内心都有了无法言说的"秘密",让他们失去了"自我"。这部剧作虽然没有使用华丽的辞藻,没有浮夸的语言,但它却在无形之中告诉笔者一个人曾经经历的创伤是会给一个人造成极为痛苦的影响,甚至会影响一个人性格的产生。

这部剧作在角色的书写上不仅展现了丰富的意识活动,而且深入角色的潜意识中,寻找角色的心理状态以及本身的奥秘。从而揭示了角色丰富的内心精神世界,让观众能够真正懂得发现潜意识之中真实的自己,并且直面现实,放弃种种执着,让自己能够得以解脱。

本篇论文选用《如梦之梦》这部被誉为赖声川创作以来最为惊人的作品进行研究,不仅是想加大对于话剧的研究,提高话剧的关注度,同时也是从心理批评角度补充了《如梦之梦》的可研究范围。然而,在进行研究时本文仅从剧本内容进行探究并未与舞台相结合,并没有像其他学者将剧本与舞台相结合进行分析。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适当进行结合,进行更加深入的解析。

## 引用书目

### 专书

1.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
2. 赖声川，《如梦之梦》，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
3. 赖声川，《赖声川的创意学》，台北：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2006。
4. 马森，《戏剧：造梦的艺术》，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
5. 田本相，《中国话剧艺术通史》，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
6. 王先霭主编，《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译著

1. 安东尼·斯托尔著、尹莉译，《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2. 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 学位论文

1. 孙淑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的人学意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2. 王琬，《文本细读法在高中戏剧阅读教学中的应用探究》，聊城：聊城大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8。
3. 吴维妮，《论赖声川剧本的哲学意蕴》，汉中：陕西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 期刊

1. 陈兰萍，〈试论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与和谐人格〉，《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年第6期，页116-118。
2. 郭蓓，〈赖声川话剧《如梦之梦》的戏剧创作新观与文化语义〉，《四川戏剧》2019年第10期，页138-140。
3. 牛蕾，〈《如梦之梦》艺术特征解析〉，《戏剧之家》2017年第12期，页10-11。

4. 刘启珍,〈试论霍妮对弗洛伊德的继承与批判〉,《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页104-107。
5. 雷思雨,〈试由《如梦之梦》人之时间体验阐释现代性〉,《鸭绿江(下月半)》2020年第6期,页57-58。
6. 梁燕丽,〈看见自己——试析赖声川的《如梦之梦》〉,《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页185-191。
7. 李治华,〈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中的“梦”〉,《艺海》2023年第11期,页207。
8. 孙艺珍,〈空间·生命——浅析赖声川《如梦之梦》的两种力量〉,《东方艺术》2020年第6期,页99-107。
9. 吴汝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佛教唯识学的比较研究——以潜意识和阿赖耶识为中心〉,《正观》2013年第66期,页113-200。
10. 赵冬梅,〈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页93-97。
11. 钟欣志,王序平,简秀芬,〈《如梦之梦》和劇場創作-賴聲川\*訪談〉,《戲劇學刊》2005年第2期,页286-302。

#### 网络资料

1. 〈赖声川〉,表演工作坊,浏览于2022年11月18日,  
[https://www.pwshop.com/about\\_us/%e8%b3%b4-%e8%81%b2-%e5%b7%9d-stan-lai/](https://www.pwshop.com/about_us/%e8%b3%b4-%e8%81%b2-%e5%b7%9d-stan-lai/)